

情磨拐

张立国 著



曾宪瑞 主 编
跨世纪文学丛书
第 二 辑

KUA SHI JI WEN
XUE CONG SHU
Zhublan Zengxian rul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PDG

此书为 蒙鑫亭 同学所捐赠，谨
向此高尚行为表示衷心感谢和敬意！

作者简介

张立国，曾用笔名粒谷、谷子、冷墨等，祖籍江苏灌南县，1953年7月生于江苏连云港市。作协江苏分会会员。1970年10月工作，1972年起从事业余文学创作，发表诗、散文、散文诗、歌词、童话、寓言、评论等体裁作品1500余篇（首），获各级奖30余次。著有散文诗集《春天的小榆树》、《依恋》、《赤子心》，诗集《紫色的梦》，歌词集《没有音符的歌》、《心的历程》（与人合著），与人主编一套《海边文丛》等，现在连云港市公安局工作，三级警督。



作者近照

目 录

· 拐 磨 情 ·

拐磨情·····	(1)
外婆的確臼子·····	(6)
线砣·····	(11)
海风，在朗诵着诗·····	(14)
海魂·少年·····	(17)
扇贝·····	(20)
柴地沟的故事·····	(23)
人类只有一个地球·····	(27)
红珊瑚·····	(30)
山核桃·····	(32)
我用真情写人生·····	(34)
俺村军人的未婚妻·····	(37)
蜜童子·····	(41)
朝霞下的渔村·····	(45)
雪地写意·····	(48)
阳台上的土地·····	(51)
冬天的渴望·····	(53)
船的思语·····	(56)
秋雁啼红·····	(59)
心弦·····	(62)

· 拐磨情 ·

太阳没有影子·····	(65)
远帆·····	(68)
春意鸣绿·····	(71)
走进秋天·····	(74)
到山上看看·····	(77)
烤山芋·····	(79)
益母草·····	(81)
海边第一菜·····	(84)
五舅写对联·····	(87)
色彩组合·····	(91)
挎挎菜篮子·····	(102)
童话世界·····	(105)
人在旅途·····	(116)
银杏树下·····	(122)
警察肖像·····	(126)
情话·趣识·····	(129)
后 记·····	(133)

拐磨情

宽阔的潮河，竟有两条木船对渡，迎来送往。从河南岸的渡口拾级而上后，是一个小集子，名儿很有意思：磨盘集。上岸进集第一家的寮棚下，就是一架拐磨，像是点映集名似的，使你进集感到名符其实。然而，这百十户人家的磨盘集，怕是只有这一副拐磨吧，可见这拐磨作坊的历史了。

正是这磨盘旁的油馓子和豆腐浆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。

十多年前，我去一个社办企业，就在这潮河岸边上的船。嗨，船上的艄公，不仅收钱，还有附加条件，外带一包香烟。唉，也难怪，那年月，别说农村，就是城市，买点什么也很艰难。下了船，来到这磨盘集的小吃铺。一位少妇在棚下拐着磨。这磨盘不大，一个人拐着，看来很得手，可能是豆儿少的缘故吧，那少妇也不见出多大的力。看一眼棚下，只有两三个人在吃着油条。哦，生意不兴隆呀。从磨脐眼里，她用一柄磨得又薄又亮的铜勺舀了几许豆子倒进去，拐了几圈后，磨缝里汩汩地流出了乳白色的生豆浆。

直至我喊她，她才停下。我看清了，她约摸三十一、二岁，看发髻便知她早早起来还没来得及梳

理，就抱着磨盘拐开了。她长得可谓出众，蛾眉、双眼皮的大眼，微微翘起的鼻梁和一个樱桃口。呀，鞋面上包着一块白色的已经炸口的孝布，说明她失去了一位亲人。

她端来了几根油棵子和豆浆，歉意地笑笑，启齿道：“对不起，买不到糖。”另两三个人听了马上随口说：“这豆浆呀，如果再加上糖，那真是琼浆玉液了。”“没糖，味儿也顶呱呱的。”是的，常吃豆浆的人一眼便能看出好孬来。

我特别注意到，在她照应顾客的时候，拐磨边上有一个四、五岁的小女孩正用高粱穗扎的刷把在刷着磨槽，我想，这一定是她的女儿。

饱餐一顿，我按棚口那块用马粪纸写的价格牌把款子数好，刚要送给她，想到了船上艄公想烟抽的情景，又从挎包里掏出一块檀香皂，放在八仙桌的一头压上钱，转身离去。刚下小吃铺门前的土坡，背后有人喊：“叔叔，你的洋碱。”洋碱是肥皂的乡间代称，我知道在叫我。回头一看，那小姑娘已把肥皂举了起来，我慢慢地伸过手，朝棚间一望，少妇正手端簸箕望着土坡下，抬着一只手：“俺不兴这个。下次路过，再来呀。”说完，扭头进了棚子。在那样的年月里，我感到了人的心没有变，仍是那么纯朴，那么美。

在那个社办企业里，我知道了拐磨嫂子的事，她的丈夫挑豆腐去城里卖，不幸被武斗的流弹打中脑袋死了，只留下她和年幼的女儿。她接过丈夫的

拐磨，磨豆浆，炸油条，艰难地生活着。

真快，一眨眼，十五、六年过去了。

春上，我又一次来到了这个地方。变了，潮河上已经架起了一道长虹。站在长虹中间，看桥上车来车往，一派繁忙景象。蓦地，我想起了拐磨磨豆浆的少妇和她的女儿，她们如今怎么样啦？抬起腿，直朝桥头走去。

下了桥头，眼前不见了苇棚席寮，齐崭崭的砖头到顶的新屋跃入眼际。辨认着当年少妇卖豆浆的草棚的位置。嗨，一幢小平楼耸立了起来，赫然入目的“潮河饭馆”花边锦旗。莫非错了？但情之所恋，信步迈进了店门。一进店门，我愣住了，迎面而来的那位中年妇女，不正是她么。

她引我坐在一人一座的席位上。说：“谢谢您来做客。吃点什么？我们饭馆可吃可住，有各式炒菜，又有豆浆油条。”啊，豆浆油条。我马上接过话：“来豆浆油条。”她打量着我，问道：“好像你吃过我店里的油条、豆浆。”我问她还记得“香皂”的事么，她高兴地笑道：“记得，是你呀，太巧啦。你等着……”她转身跑去。

不一会，她带来了一位青年女子和一位男青年，介绍开了：“罗，这位，我女儿，当年送‘洋碱’追你的；这位，我女婿，小店经理呀。”

边吃豆浆油条，边和她们拉起了家常，乳白色的醇厚的豆浆和一盘子黄苍苍的油条就摆在我面前。香甜，那豆浆是加了糖的，香脆的油条泡一

泡，其味鲜美，美不可言，差一点连舌头也咽进肚里。拉呱中，我知道了她家的情况。

艰难的岁月过去了，她们一家三口，放开手脚办起餐馆。不出二年，盖起了这座小楼。

晚上，我住下了。她的女儿给我打来了热水。看她女儿那长相，真使人惊诧，与她母亲活脱脱一个模样，只是身上的青春气息更浓，穿着打扮，比大城市里宾馆的服务员也没什么两样。

第二天天未亮，我醒来了。窗外的朝霞那样妩媚动人。在下楼的时候，我看见了姑娘正在楼梯下拐着磨。那拐磨“一吱呀，一吱呀”的低低的声响，好比一支晨曲，漫向希望的田野。

她见我下楼，朝我笑笑，客气地问：“夜间休息得好吗？”边答她的问，边走近小拐磨，和她拉呱起来。她告诉我，她家的拐磨磨豆浆，是祖传的，已经几代了。她只记得她父亲就靠拐磨磨豆浆，传给了母亲的手艺。据讲，这儿原来只几户人家，她家祖上第一个落户在这儿，做的豆腐浆是很有名的，凡路过这儿，都要坐下吃上一顿，因为拐磨磨豆浆，这儿就有了名字，叫磨盘集。姑娘在母亲的拉扯下成人了，她本可以上大学的，但高中毕业后，一想到她一旦离开这儿，祖传的豆腐浆从此就像烟云一样地消逝了，便说服了妈妈，决意留下继承祖业，把豆腐浆办下去，让来来往往的人都能吃上，正好，党的农村致富政策撑了她母女的腰。后来，一个小伙子吐露心迹向她求爱时，她也提出

了条件，这条件之一就是“嫁”到豆腐浆的拐磨边来……

哦，听着姑娘的无拘无束、充满热情的话，我的眼眶内竟有些湿润了。

一个小小的拐磨，磨出了多少豆汁，给了行进着的人们多少情感。而这乳白色的豆汁，正像她们母女的一腔情谊，溢进人们的心窝。

小拐磨呀，多像她母女怀中的一把月琴，在她们的怀抱里，弹呀，弹呀，弹着的是爱的音韵，是感情的歌谣。

这小小的拐磨，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，使人陶醉。

我愿这小小的拐磨弹奏的乐曲，飘向四方……

1984.10

外婆的碓臼子

过道里又响起了富有音乐节奏和浓厚的乡音：春米的碓臼子声，“砰、砰、砰”，一下一下的，它的间隔声，永远是一样，像人的心脏在跳动；它的调子，永远是一样，像潺潺的小溪流水。

啊。外婆，又在为我舂新米煮粥了。

烙煎饼的鏊子、推麦面的石磨和家家户户过道里都有的舂米碓臼子，是我的家乡人民须臾不可少的东西。

舂米臼子，你没见过吧？它似乎有一个特定的地点安放，那就是家家的过道间，你走进去，总要经过它。它有碾场的石磨大小，被石工凿成了圆锥形，上大下尖，埋在过道的一头，略微高出地面一些；另一头，是“丫”形大木桩，“丫”形的尾部，可供两个人踏在上面，顶部，是枣木或桑木的杵儿，这杵儿对着舂米臼子，随着舂米人踏着它，杵儿便一起一落，发出“砰砰砰”的声响，凡是带壳的稻子，放进去，就会在数不清多少下的舂米声中去掉壳子，然后用簸箕簸尽，就是白烂烂的大米；如果再细捣，就能捣成米粉。

石臼子与那杠杆一样的东西合在一起，我们就叫它：碓臼子。现在，有米厂加工机一开，转眼间，

便加工成大米。可我的童年、少年时代，却与碓臼子不可分开，它在我的心中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，也烙下了我对外婆的深厚的爱。

都说，生活中没有爱，就没有温暖，就没有甜蜜。是的！

襁褓中，我怎样喝外婆熬的米粥，我是当然记不得的，可我的父亲、母亲待我长大之后，曾经声绘色地讲过我贪婪的模样儿，像小羊崽，像小牛犊吃奶。

我的家，住在一个不算大的小城市。从小城市每天只有一班车路过我的外婆家。在我上小学放假的时候，小舅便来带我到外婆家。下了车，沿一条长长的河堤走，河堤很宽，被人们稍稍铺了些沙，便成了一条路，顺这路走，要一直走到天黑才到。未见外婆家的门，首先听到“砰砰砰”的声音。第一次去时，我感到蹊跷，问舅舅，他告诉我，那是外婆舂米，知道我们傍晚能到家。进了过道，我看清了，明明闪闪的、挂在墙壁上的煤油灯光下，外婆一脚踏碓，一脚落地踏着。也许声音大，听不见脚步声，不知我们进去，外婆只顾用力地踏。直到我喊了几声“俺舅奶哎！”她才停下，一把抱住我的头搂在怀里：“啧啧，长高了，胖了。”然后端过油灯吩咐说：“他小舅呀，先带小平洗洗，我看看米，等一会儿烧草锅煮几个咸鸭蛋。”

住在外婆家，天天晚上、早上都是稠粥饭。那粥饭，粘乎乎的，不像我们城里供应的大米，怎么

煮，汤也很清，大米粒儿一颗一颗，能数得出来。这很稠的米粥哟，像加了糖，拌了蜜，可口香甜，极为解馋。

过了暑假，回到城里，我便巴着放寒假。啊，外婆的确白子。我的耳畔时时传来清脆的、亲切的“砰砰”声，就像乡下的小调儿，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。

有一年，还没放假，小舅带信来讲，外婆病了。记得那年是自然灾害吧，妈妈带着我去看她。走进茅草苦顶的土坯屋，我没有听见确白子的“砰砰”声，心里很不好受。啊，外婆的确白子。

外婆的气色不好，那是她的哮喘病逼的。我小猫一样地偎在妈妈的怀里，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只是愣愣地望着外婆，外婆抖抖索索地伸出手来抚摸我的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想起什么似的，把手伸向床头。哟，床头有一只干瓢，干瓢里有一瓢稻。哦，明白了，她要舂白米给我们煮粥吃。我一见，连忙接过干瓢，走向过道，把稻子倒进确白里，然后搬下白边的杵头。当我将脚踏在杵根的时候，妈妈扶着外婆进了过道，也把脚踏上。望着外婆那茶色的、十分慈祥的脸面，我的心头不禁一酸，泪花流出了眼眶……

啊，外婆的确白子，外婆的确白子。

后来，我参军离开了家，一晃就是八、九年。转业后，又分配到一个油田工作九年。算算我整整十八年没吃上外婆用确白子舂的米煮的粥了。不久

前，我又收到小舅的一封信，信上这样讲：

平甥：

你还记得那副碓臼子吗？是它，你舅奶奶为了你每次来都能喝上新粥，不顾劳累地舂呀、舂。和你一样，我这个做舅舅的，也是这副碓臼子舂出的米面喂养大的。

……今年我们家的情况发生了大变化。那还是党的农村政策传达之后，我便和你小舅妈办起了养鸡场，仅二年多的时间，我们就成了万元户。舂上，我们商量之后，盖了全村第一流的小平楼。在新屋完工时，你的外婆提了一个条件，在她的屋里，安上碓臼子。哎呀呀，一座新式楼房偏偏要安那玩意，实在不雅观，我们都不同意。可你外婆说，如果不安，她就不住，真逼死人了。后来，她就在一旁叨咕说。平儿就喜欢喝我用碓臼舂的米，如果不安碓臼子，回来，平儿他就喝不到新米粥。唉，也是，我们顺从了她的意思。

平儿，你外婆想你，叫我写个信给你，想让你抽空回来望望。她的身体结实着呢。现在呀，真是吃好、穿好，可她就是睡不好，因为常常想你的缘故吧。

……

我捧着这封信，眼窝里的泪直打转，啊，外婆，我最敬爱的外婆！啊，外婆，外婆的碓臼子。领导上准了假，我踏上回故乡的道路。

那条沿河的黄土路已经变成了柏油路，一眼望去，宛如一条缀金的绶带从天外边飘来。我想，这是奖给勤劳勇敢智慧的人们的。

下了车，一抬头，我一下子愣了起来。呀，小舅正搀着外婆来接我了，他们一定是收到电报，早早赶来的。我失声地喊了一声：“俺舅奶！”随着我也不知多大嗓门的叫声，泪水无声地滚下了。

外婆一如我离家时那样健壮。没想到，十八年过去了，她竟如此康泰。我问起她，她带着我到了她的房间，指了指碓臼子说：“全亏它。”哦，老太太也懂健身之道在于运动呀！正说间，小舅拎来了一袋稻子，倒进石臼子里，我一见，连忙搬杵头，外婆呢，脚已踏上了杵根，一下一下地踏了起来，我到了外婆跟前，也踏上了脚。

“砰、砰、砰”的声音响起来了。我听来那么亲切、那么熟悉！它的爱的歌谣，缠缠绵绵，动人心肠，缭绕绕绕，牵人情怀。

啊，外婆的碓臼子。

外婆的碓臼子，啊！

1985.1

线 砣

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它了，可我的童年，却是系在线砣上的。

线砣的做工很简单：用一根竹筷子将一头切个牙口，然后串在用锡化成的鸡蛋大的砣上——外婆的线砣，就是小舅这么做成的。他为了做锡砣，东找西凑起来那么多锡眼药膏皮，把它们洗净之后放在铜勺里烧熔，然后倒在地上挖好的坑里冷却成型。小舅是铸线砣的能手，外婆常夸他做的线砣听使唤，有灵性。

外婆是个瞎子，不能干活，就日复一日地搓麻线、捻棉线。那线砣轻轻旋转的风哨声，便是我童年的摇篮曲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突然生出了放风筝的念头，就死活缠住小舅，要他扎风筝。风筝扎好了，可那来放风筝的线呢？我看着小伙伴们欢蹦乱跳牵着风筝跑，眼馋得不得了。于是，我翻箱倒柜。外婆听到了，说：“小平儿，明儿奶奶捻给你。”外婆总叫我喊她奶奶，说这样更亲切！

不像作家诗人们写的什么“一夜灯不熄呀”——外婆是瞎子——一夜过后，她喊我过去。我一看，嗨！一大团麻线绕起来了。我高兴得一把抱住外

婆的胳膊摇起来，谁知外婆“哎哟”了一声。我明白了，捻了一夜的线，外婆的胳膊一定累坏了。我想着她捻完最后一缕线，连线砣也抓不住的情景，站在她身边动也不动了。外婆觉察到了，连忙说：“扣上风筝，去放吧，放得越高，奶奶心里越高兴。”

真的，我的风筝飞得是最高的，可惜外婆看不见。要是她能看见，那该多好啊！从这时起我就立志长大当一名眼科医生，要治好奶奶的眼睛。

事遂人愿。高中毕业后，我考取了医学院专修眼科了。看到学校附属医院就诊的盲人，我就想起了我的外婆，想起她不分日夜手捻线砣的情景。

啊，线砣，外婆的线砣！

每年，妈妈都要按季寄来用外婆捻的线做成的鞋子。看着鞋底上那密密麻麻的线脚，我耳畔便会响起舅舅的话：

平子：

到了春天，你外婆想起了你要穿单鞋；到了秋天她又想起你要穿棉鞋……于是，起早摸黑地捻呀，捻呀。捻好麻线就交给你妈，叫她赶紧给你做鞋。

我告诉她老人家，城里有的是鞋：皮鞋、球鞋、健身鞋……你会自己买的。她总是说：

“穿那鞋不一定舒服，平平从小穿惯了我捻线做的鞋。她还说：平平说啦，学好了医道，就来替我治眼，我就等着这一天，我临死之前也